

秦人文集·二

(中篇小说卷)

秦川故事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秦川故事

秦川文庫·二

(中篇小说卷)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川故事 / 秦人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0

(秦人文集)

ISBN 978-7-5513-0722-2

I. ①秦… II. ①秦…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5477号

秦人文集·秦川故事

作 者	秦 人
责任编辑	曹 彦 李 玫
整体设计	胡锋瑞 缪华琳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73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22-2
定 价	130.00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89107718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

(自序)

我原先自序的题目是《为农民代言》。自2013年11月在太白山读书班上听施战军老师讲，为什么人代言是不现实的，不应成为一个写作者的目标。我想想也有些虚妄，我真的能为农民阶级代言吗？我离开农村已经二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跟现实的农村已经脱节了二十多年，我写了些有关“三农”的文字就可以为农民代言吗？于是，我又把自己否定了，我有何德何能为农民代言呢，我只不过持续关注了“三农”问题，写了些有关农村的文字，怎敢妄称为农民代言呢？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确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也思考着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但是文学不是要给出一个答案，文学的功能是表达、表现，是一个时代的非组织的民间记忆，是人们生存生活的缩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算是欣慰了。

农民是处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而且负担很重、条件很差、生活很苦。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等一些负担，还有一些粮食直补，但是，在此之前农民阶级长期处于温饱线上，那么这点眼药水不知是否能治疗农民阶级的痼疾？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社会最贫穷的阶级，他们长期在各类生产一线工作，在土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修桥修路、煤矿、砖场等不同领域，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所获取的劳动报酬仅能维持家庭的温饱。可以说，没有多少农民，靠种地发财的，除非承包几十亩地以上的，但我国农民的人均土地是一亩多，有些地方还少于一亩地，仅凭人均一亩左右土地要致富，简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资金，无法进行商业活动和规模化农业生产，仅仅只能靠养鸡、养鸭、养猪、种菜等形式进行极小规模养殖和种植活动，很难成气候。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农



村中的能人开始办小企业，有的村集体也兴办了不少企业，涌现出了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陕西袁家村等一批工业农民，农民开小车、住别墅，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存款。但这仅是一小部分走上集体富裕道路的工业农民代表，并不代表全国农民都富裕了。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土地可以资本化了。以前作为农民，没有土地掌控权，现在有了，土地可以流转了，可以向种粮大户手里集中了，也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各种合作社了。也就是说，一个出外打工的农民，只要他以土地作为股份参加了某个合作社，他没有在合作社干活，但会享受土地股份收益，等于他打工挣一份钱，土地收益又增加了一份钱。不管土地怎么流转，不能改变土地使用用途，也就是说，耕地是不能变为宅基地和工厂的，农民会像保命一样地保住自己的那份地，我们国家要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就靠农民了。

一直以来，农民被认为是狭隘和自私的代名词，是没文化和干粗活的代表，可是这是农民的错吗？难道生为农民就要被看不起吗？哪一个建筑工地不是农民工的血汗在飞舞，哪一条公路、铁路不是农民工以生命铸就？我们“城里人”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劳动的成果，一方面还鄙视着农民，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吗？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吗？我们文明的社会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吗？事实上，我们很多“城里人”的根都在农村，我们的前代人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鄙视农民没有任何道理。

我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农民很少看书的原因，提起这个话题很多人会回答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我认为，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的，有少量农民上过国家扶持的中专和大专班，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时自费、自学或函授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目前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为什么农民的年读书量平均不超过一本呢？为什么农民宁愿吃完饭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却又不看书呢？为什么农民兄弟对阳春白雪不感兴趣呢？原因就是作家没有向农民兄弟提供适合他们阅读、他们也想读的图书，我们大部分作家主要经营的是阳春白雪，忽视了下里巴人，或者我们很多作家认为阳春白雪才是文学，而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我知道有很多作家一直潜心乡土创作，成绩也相当不错，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但我认为乡土作家创作的作品，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要赢得广大农民兄弟的认可，要不然，就不是纯粹的乡土文学，或者不是农民想要的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想一想，赵树理、柳青、贾平凹为什么会那

么受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各行各业读者的欢迎？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大众的、通俗的。四大古典名著里除了《红楼梦》是阳春白雪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通俗文学，通俗不见得就是媚俗和低俗，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才是好文学、好作品。

一直以来，我都想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农村的生活，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我想用最通俗、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写出农民喜欢看的小说，写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写农民的酸甜苦辣。最重要的是写给农民看，让他们看得懂，看得高兴，能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生活中的诸多现象，避免或少走人生的弯路。我的小说希望成为农民除了看电视、打麻将之外的第三种娱乐方式，因为农村的娱乐方式非常少，也十分简单。农民最原始的娱乐方式就是晚上拉黑灯和老婆干那个事情，我希望我的农民兄弟能有一些适合自己看的书，写的是他们的故事，讲的是身边的事情，在农闲之余找到自己的一点儿乐趣。

陕西电视台经常播《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农民朋友们都喜欢看，也就是说，陕西电视台找到了本土文化和群众娱乐的结合点，所以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陕西电视台还有一个《秦之声·戏迷大叫板》，每周举办戏迷大赛，参赛者老少皆有，在西北五省区影响很大，获奖人员还在西北地区巡回表演。陕西电视台五套还有个《寻找王宝钏》的选秀节目，群众参与人数很多，这也是找到了本土戏曲和群众文化以及市场的结合点。这样的节目，群众就很喜欢。

作家应该给老百姓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我看到有一些作家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风格，读者反映读不懂，读者甚少。文学杂志越登这样让大部分读者看不懂的作品，发行量就越少，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花钱买自己看不懂的杂志。但是，《读者》《故事会》《家庭》《知音》《女友》等杂志的发行量数以千百万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读者愿意花钱买这些杂志，难道纯文学杂志不能学习一下这些期刊吗？有一些纯文学杂志用上半月、下半月乃至旬刊的形式来解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以及市场的问题，泱泱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居然没有几本纯文学杂志的日子好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当前的纯文学市场首先排除了六七亿农民和三亿工人，原因是农民和工人没文化、没有购买能力。我们要想一想，农民和工人宁愿花百八十块钱打一天麻将，为什么不愿意花百十块钱订一份文学杂志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把十亿人排除在外的文学杂志，是否还有生命力呢？



我们很多“城里人”原先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的儿女，是生于农村，长于农家的孩子，怎么一旦进了城就忘了本了？当然，有的第一代“城里人”身上还保持了农民身上的纯朴、善良的美德，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一样了，就把麦苗当韭菜了，看见农民就嫌脏了。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幸读了大学，还出国留学，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农民情结。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我的貌不惊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使我越来越土。我在城里是一个土包子，我在农村被认为是城里人，虽然我对他们说我还是我，但老乡们都不相信了。直到他们看了我的小说，他们笑了，猜测着说，这是谁家的故事，那是谁的故事，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还有人拉我去他家写他的故事，在炕头上和我喝酒、抽烟，给我提供故事、歌谣和亲身经历。我有几本发表过的刊物被几个人借来借去地看，刚还回来又被人借去。谁说农民不看书，谁说农民没文化？农民要看的是适合自己的书，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书，是写他们身边的故事的书。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阅读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他们不是不读书，他们是读天书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文化，他们的文化写在心里，写在田里，写在丰收的果实里。农民是用锄头在大地上写诗的人，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因为农民“写诗”的杰作——粮食，养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关注农民工问题呢？那是因为农民工太苦了，以至他们的工钱要总理出面来讨；他们太穷了，看不起病，盖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恶性循环，因穷致病，因病致残，因残致困，困因而偷、抢，成为社会问题，这也需要社会来集体反思和集体解决。有人要说，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我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我只能说，要是把你放到农村去，你也会是那个样子，并不见得比他们强多少。

农民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太多了，而且无法解决，累积起来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不能把广泛的普通的农民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工业农民相比，像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福建东华村的农民可能会住上洋楼、开上汽车，但是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绝大部分农民还处在刚刚温饱的情况下，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艰难地奋斗着。

农民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既然这个群体是具有六七亿人口的庞大群体，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问题。农民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有待于聚集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会由农民自己来解决的，

因为农民阶级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能力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少数人除外）。他们还仅仅处在维持生存的阶段，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人口问题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因人口太多而人均资源、财富下降，生活水平不高，教育水平不高，这个问题是几十年前马寅初先生就提出过的。当时马先生的人口理论没有被重视，甚至遭到批判和非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被遏制过，但很快就被罚款所代替，农民不超生，乡村干部还没理由和机会罚款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当中变了调，人口没有控制住。现在全国的人口，官方数字是13.8亿，事实上，在农村还有很多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实际数字远比这个要多，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口问题牵扯到土地、资源、上学、就业以及人口再增长，管不住人口无序增长，我们国家的未来就要面临更大的问题。

现在的城市和村庄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相应的耕地、林地也少了几公顷，原先每人平均两亩地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一亩，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再过几年，当每人平均半亩地的时候，农民怎么生存呢？当然，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民人均半亩地的情况。还有少数作为城中村被改造的农民，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他们除了一笔拆迁补偿外，就是若干套安置房。这一类农民已经成了城市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已经成了有产阶级和食利阶层，在此就不多赘述。

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该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安徽农村的“三农”问题，问题已严重到危及政府执政了。这部书出来后，可谓是惊世之作，震撼了上至中央、下至黎民百姓。“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正是因为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历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执行主编。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为工作“三鞠躬”“零距离解决群众困难”，他说，“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他帮助了千万人，温暖了千万人，感动了千万人，树立了执政为民的榜样。

多少仁人志士为“三农”问题、为民生民计，舍去个人利益、舍去乌纱、



舍去家庭幸福，要为民请命、为民维权、为民呐喊！我们向这些真正为人民、为农民说实话、办实事的大写的人致敬！

如果你也曾出身农村，如果你也曾有农村的亲友，如果你有一颗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爱心，如果你也想了解农民的情况，请关注我的小说。既然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但在我的小说里，写的是农村的事，说的是农民的故事，流的却是我的泪；写的是“莲花村”的农民，但却是天下农民的事，因为天下农民是一家。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

(自序)

目 录



1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自序)
01	拳客
42	关中家史
82	能人王秋生
119	莲花村的故事
143	讨债
189	张老汉打官司
214	王万牛的故事
244	鸟已飞过
267	堕落
291	为农民写作(代跋)

拳 客

1

1942年，河南大饥荒，国民党政府依然强征军粮，民众死伤无数。加之日本鬼子加紧占领河南，大半个河南已经沦陷，河南上百万的百姓带领妻儿老小到陕西逃难。白振中的家乡登封县的人也快逃光了，西去的火车上扒满了逃难的百姓，大路上成群结队都是西去逃难的难民，汽车、牛车、架子车，甚至还有一些残兵败将的军车夹杂其中，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逃到陕西去！

白振中带着三个儿子白文、白武、白星和老婆桂兰，每人背了一大包东西，走在西去的难民队伍里。饿了咬两口干饼子，渴了就忍着，谁也没水喝，碰到有河，大家都跑到河边去喝，带罐子、缸子的就舀了水存起来，啥也没带的就用手掬了水喝，还有人在河边捡点儿柴火支起锅做饭。喝了一肚子河水的人，没走出一里地就开始拉稀，满世界都是解裤带找土沟拉稀的难民，男女都顾不了了，只要不拉在裤裆里，谁还管男女的事情呢。只要有土沟，里边就挤满了拉稀的人，白晃晃的屁股一排一排的，一个个扑哧扑哧地直拉稀。

刚走到山西芮城县，还没到潼关，日本鬼子就派飞机满世界轰炸，想夺潼关这个战略要塞。国军派了重兵把守，就是不让鬼子打过来。潼关是秦晋豫三省交界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飞机一来，潼关的黄河大桥就关闭了，逃难的老百姓都趴在土沟里等飞机轰炸完了赶紧往过跑，敌机飞走之后，大批难民又拥上黄河大桥。国军怕日军混在其中，设卡检查，可是除了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就是被打散的散兵游勇，一直就没抓住过日本奸细。

白家一家人跟着逃难大军到了潼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家人坐在路边歇着。跑了五六天，没有几个还跑得动的，好多人坐在路边歇息，还



有人干脆躺在地上睡觉，在潼关以东，几乎都没睡过觉，过了潼关，到了大后方，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潼关县城满是河南难民，再就是各部队的散兵游勇，胳膊腿全的算是跑到了关内，受伤跑不动的多半都饿死、病死在河南、山西了。

三个孩子都饿得嗷嗷直叫唤，路上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几乎所有的难民现在都是饥民，看见食物比娘都亲。潼关县城已经被敌机炸得满目疮痍，到处都是被炸塌的房子，据说，一个打钟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了日军投向潼关的炸弹：日军每投下一颗炸弹，他就往盆里扔一颗黄豆，抗战胜利后，一数豆子，竟然有一万四千八百多粒！城里到处都是人，到处是要饭的，也要不到饭，上百万人一下子拥到这个两三万人的县城，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活不下去的人就往渭南、西安继续走，沿途的树皮吃光了，井水喝干了，河水都脏得喝不成了，但还有人去喝。

白振中见不得妻儿受饿，到处想办法弄吃的，可是连个烂菜叶子都捡不着，只要有能吃的大家都抢着吃。他无奈就到渭河里捞鱼，捞鱼的人太多了，简直比河里的鱼还多。有人踩响了日军投下的炸弹，把人都炸成碎片了，同时也炸死了不少鱼；大家都去抢鱼，有人捞着了一块血淋淋的人肉，拿起来就往嘴里塞。

白振中凭着一身本事抢了两条鱼，有一个人想从他手里抢鱼，他急忙躲开，那人像疯了一样要抢，白振中打了他一掌，把那人打得跌到水里去了。他心一软，就去拉那人，那人趁机从他手里抢了一条鱼去，赶紧就跑了，他见那人可怜，也就不计较了。

这一条鱼来得很不容易，白振中把鱼藏在衣服下面，回到妻儿待的地方，拿随身的一个小铁锅到河里舀了半锅水，用小刀把鱼鳞刮了，找了个人少的地方，把鱼清炖了。河水炖河鱼，啥调料都没有，就这个全家人心里都高兴坏了，到处找柴火来炖鱼。这时，有个五十上下的男人在他们周围来回转，想说啥又说不出，但也不走，就在周围转来转去。

白振中觉得蹊跷，怕生出什么事来，走上前一抱拳说：老哥，有事么？老男人不好意思地说：兄弟，不瞒你说，我三天没吃一口饭了，我身上有点儿盐，我给你们一点儿盐，你给我一口汤喝就行了，你看中不中？白振中本来就是侠义心肠，说：中，就一起吃吧。老男人眼圈湿了，从怀里颤抖着拿出个纸包，拿起锅盖，捏了一点儿放了进去，端起锅来摇了摇。鱼汤有了盐以后，就有一股香味飘了出来，沁入每个人的心里，在空空的大肠、小肠和干瘪的胃里来回晃动，挑逗着人的食欲。

老男人对白振中说：兄弟，这一小包盐这一路上救了我的命，我就是靠这包盐活下来的。说完又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盐装进怀里。鱼汤的香味吸引了旁边的一些难民，有几个难民慢慢把脚步往这边挪，老男人看到了，捡了根棍子，在地上敲了几下，然后把棍子插在地上，那些难民就慢慢地退回去了。

全家就两个碗，桂兰给老男人盛了一碗，还把鱼头给了他。心疼得白武心里直冒泡。老男人看到碗里的鱼头，对桂兰说：大嫂，谢谢你啦，还是把鱼头给娃娃吃吧。桂兰说：大哥，别叫我大嫂，折我的寿哩。你吃吧，娃娃们还有吃的。老男人说：谢谢啦！说完就吃了起来，把白文、白武馋得直流口水。桂兰用剩下的一个碗盛了一碗给白振中，白振中又给了白文，白文给了白武，白武给了白星，白星最小，大家都照顾他。桂兰说：赶紧吃，一会儿有人抢你碗哩。白星就狼一样吃了起来，白文、白武在一旁直咽唾沫。白星吃了半碗递给了白武，白武吃完了又给白文盛了一碗，白文吃了半碗递给了白振中，白振中又递给了桂兰，桂兰把那半碗吃了，锅里就只剩下半碗汤了。白振中喝了半碗汤，感觉好喝得很，这鱼放点儿盐就是不一样，汤味还挺鲜的。

老男人从怀里掏出那包盐，撕下半片纸，把盐分成两半，包起来，递给白振中一包说：兄弟，无以为报，就分一半盐给你，以后要能相见，用得上兄弟的地方一定帮忙。白振中说：老哥，这可不中，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老男人说：你就给老哥个面子，收下吧。白振中说：那就多谢老哥了。老男人走了，很快就消失在千万个难民当中。

桂兰在河里洗了锅碗，一家人收拾一下就往渭南走。

半路上，一伙散兵游勇要抢白振中的锅做饭，白振中不给，几个散兵拿着枪托就要打白振中。白振中一把夺下一个散兵的枪，顺势踢倒了两个散兵，还有几个人要往上上，白文和白武拉起个把式准备和散兵打。散兵们见碰上了一伙练家子，也不敢近前。一个排长过来骂了那几个当兵的，对白振中拱了拱手说：大哥，不好意思，我叫他们来借锅，他们倒来抢你的锅，对不住，兄弟给你赔罪了。白振中把枪还给他：既然是这样，锅你们拿去用，用完了还给我就行了。排长说：多谢大哥了。

散兵们拿锅做了一锅米饭，也给白振中盛了一碗，白振中递给了白星，白星贪婪地吃了起来。排长过来对白文说：把你的碗拿来，我再给你盛一碗。白文要拿碗，白振中挡住白文说：弟兄们也不够吃，我们就不吃了。排长说：再盛一碗，算是兄弟给你赔罪了！白振中说：不用了，



都是受苦人，赔啥罪呢。排长还是拿着白文的碗去盛了一碗。剩下的饭不多了，有几个散兵拿眼斜看着白星，但是也不敢吭气。

吃完饭，排长把锅端过来说：锅里还有个底子，够你们熬顿粥的了，我也就不给你洗锅了。白振中说：不用洗，不用洗。散兵们就走了，白家一家人也继续往西走。

渭南也聚集了大量的难民，一路上全都是河南和山西的难民，要饭依然很难要着。渭南有政府施粥的地方，人们就像一群蜂一样密密麻麻地挤过去。白振中一看，这么挤着是吃不到饭的，就坐在一边等。

人们你争我抢地往死里挤，一碗饭端出来就剩了半碗饭。桂兰催着白振中去端舍粥，白振中说再等等。等到粥都舍完了，难民都走了，施粥的人都要走了，桂兰和三个孩子都饿得头昏眼花了，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白振中不去舀饭。这时，白振中过去跟施粥的人说：师傅，借你的铲子用一下。施粥人给了他，他抡起铲子，几下就把锅底的锅巴铲到自家的小锅里去了，端上就走。施粥人说：哎呀，这小子机灵啊。白振中也不理他，把锅巴端给妻儿吃去了。看到锅巴，桂兰和三个儿子笑了，原来他大还有一手呢。吃饱了锅巴，一家人脸上终于泛出了红光，这是逃难七八天来吃得最饱的一次，吃饱了饭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一顿锅巴饭，简直比红烧肉都香。

吃饱了一家人继续往西走，一直走到西安，到处还都是河南和山西的难民，有人在路边搭个棚子就住下了，有人找个破砖窑临时凑合，还有人继续往西走。白振中一家人饿得肠子直转筋，既没有钱也没有粮食，更没有熟人。西安的难民多，政府舍粥的地方每天都要踩死一两个人，人多得挤不过去；挤到跟前了，舀上一碗粥，出来时就剩半碗了；还有人直接就去抢舀到粥的人的饭碗。

白振中在舍粥的地方还是站着，他实在不忍心跟自己这些乡亲去抢饭吃。这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潼关送盐的那位老哥，这回这个老哥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白振中一抱拳说：老哥，又见面了！那人也是一抱拳说：兄弟，又见面了。白振中问：家里人都好吗？那人苦笑了一下说：家里老母亲和妻子、儿子都走散了，前几天过黄河大桥，自己跟女儿都走失了，后来才在一个老乡那里找着女儿，自己带着个女儿，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白振中问：老哥下一步有啥安排？那人突然跪下说：兄弟，我有一事相求。白振中吃了一惊问：老哥说的啥话，有话请讲吧。那人说：我看兄弟你也是一身的本事，一家人忠厚善良，我有心把

女儿托付给你，长大了给你家儿子当个媳妇，你家儿子不要她的话，你就拿她当个闺女，给她找个老实人家就行了。白振中说：老哥，这可不中啊，你这话怎么说的呢？那人说：我叫李永年，我女儿叫李翠花，眼下我得往回返，去找妻子儿子和老母亲，但是返回河南生死未知，现在是逃出一个是一个，只有把女儿托付好了，我才能上路去找他们。你就当行个善，做个好事，救救孩子吧。白振中说：李大哥，只怕我也朝不保夕啊。李永年说：老弟一身的本事，天下饿不死手艺人，你总会有个出头的时候，我相信孩子在你手里吃不了亏。白振中说：还是不中啊。李永年说：兄弟，我得去找七十老母啊，带着这个闺女回河南，我不敢啊，回去了生死难说啊。白振中心软了，说：老哥，那你就先把孩子放在我这儿，等你安顿好家里再来找我吧，我们一直往西走，走到能活下去的地方，你要找人就打听我白振中。李永年说：中，多谢老弟了！

白振中一家人带着李翠花继续往西走。过了咸阳，到了兴平地界，逃难的人就少多了，就能要上饭了。要饭的太多，当地人就给不起了，也就关起门不给了，现在要饭的人少了，多少还是能要上一碗剩饭的。

一家人一直走到武功县，这里虽然也有河南难民，但比兴平还要少。武功民风淳朴，要饭的到了家里，自己宁肯少吃一点儿也要给要饭的一碗，有的人家饭吃完了就干脆重新做一顿给他们吃。白振中一家人从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地方，一家人都不想走了，想在这个地方歇脚。还有一些河南难民继续往西走到扶风和岐山县去了，也有往南到户县、周至、眉县一带。

菜园村有个破窑，一家人就住了进去，白天在外要饭，晚上回来自己做饭，倒也能吃饱肚子。菜园离县城郃城镇也近，白振中想到县上找个事干，挣点儿钱好安顿家里人住下来。国破家亡，商业凋敝，流民无数，很多店家生意本来就不好，更不愿意找外地人帮忙，白振中找了几天都没找着事情干，回来坐在破窑里发愁。四个孩子出去要饭，要了半篮子馒头，还有半袋子面，加上前一阵子积攒下来的面，也有七八十斤了。桂兰说：你不如把这些面扛到镇上卖了，多少还能卖几个钱。白振中说：中。

白振中扛着一袋面到镇上去卖，人家问卖多少钱，他说两个银圆。人家拨开面袋子一看，啥面都有，有玉米面、高粱面，还有黑豆面，人家就知道是要饭的要来的面，气哼哼地说：穷疯咧！你是六月的莠笋——皮老心脆。白振中一看，也是，全是杂面，颜色都不一样，可不是咋的，卖两个银圆肯定是卖不了的，就卖一个银圆。站了一个时辰，就有人把面买去了，他拿着一个银圆，心里高兴得像喝了蜜。



要了三个月饭，卖面、卖馒头手里攒下了五个银圆，白振中就想自己干点啥。想来想去，自己这点儿钱也就是弄个小本生意，小本生意能干啥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走街串巷卖点儿零碎东西。他就置办了一副扁担和两个大货匣子，趸了些针头线脑、笔墨纸张，干起了小货郎的买卖。

天天挑着担子在各村转悠，对各村的情况也了解了。他得知崖上村坡下漆水河边有一孔闲窑，一直没人住，他就想住过去，这孔窑比较大，一家六口住着敞亮些。他一打听，这孔窑原先是郑三家的，郑三家挪到半坡后，就不要这孔窑了。白振中买了一包点心，到郑三家去说这个事，郑三两口没说啥就同意了。一家六口就住到崖上村的窑里去了。

这孔窑就在河边，取水十分方便，窑边还有二分地，能种点儿菜。六口人把窑收拾了一下，就住了进去，总算安下了个家。窑边种点儿菜，河边再开荒种点儿粮食，吃饭的问题就算解决了。白振中当游街货郎也多少能挣几个钱，一家人就算安顿下来了。

李永年再也来找翠花，翠花也没闹着要找父母，她已经把白家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尤其是和白文慢慢有了感情，也成了家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

吃完晚饭后，河滩就是一片死寂，白振中就带三个儿子来窑边的空场上学拳练功，扎马步、练弓步、耍大刀、抡长棍。父子四人悄悄地练着，而且严禁让别人知道，绝对不允许以武逞强、打架斗殴，所以几个孩子一直不敢张扬。

新中国成立后，各村分田分地分地主的财产，有些外来户在当地都入了户。白振中在崖上村的窑里也住了六七年了，他去找村长想入户，村长说想入户的外地人太多了，村里群众有意见。他打听到莲花村有两个外来户入了户，也分上了地，就去找莲花村的村长。莲花村的村长庆来是个老农协主席，对穷人感情深，就同意他到莲花村入户，还给他找了坡底的一孔闲窑。白家一家就搬到莲花村来住了。

入了户，分了地，就成了莲花村的人。莲花村的人实诚，白振中很感激莲花村收留了他们一家，对所有村民都抱有感激之情。他依然农忙种地，农闲卖货，生意不大，但是也能维持生计。白文也成了个壮劳力，白武和

白星都去学校读书了。白文已经二十三岁了，翠花也二十出头了，两人该成家了，一孔窑明显是住不下了，他就晚上带上几个儿子在这孔窑边再挖一孔窑，准备给白文和媳妇住。

在莲花村住的窑洞也在漆水河边，上面是二三百米高的客山，脚下是潺潺的漆水河，客山上的莲花寺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读书、晒书的地方。传说有一日，李世民读书之余，在漆水河摸鱼戏水，不料书没入水中，夕阳落而再现，将书晒干，这里也就成了武功八景之一。此处可谓山清水秀、民风良善、文化厚重，白振中一家人慢慢喜欢上这里了。

白振中和白文还在窑洞附近开了二亩荒地，种了蔬菜和豆子。村上给他们家分了五亩地，加上白振中再卖点儿杂货，日子算是还过得不错。窑洞挖了半年，终于挖好了，给新窑安了门窗，贴了大红喜字，就等着给白文和翠花办喜事了。

结婚可是个大事，白振中和桂兰拿出积蓄，去郃城镇买了十斤猪肉、五斤牛肉、两只公鸡、十斤豆腐、五斤土豆、二斤粉条和两瓶西凤酒，乱七八糟地又买了些东西，从自家菜地割了韭菜、芹菜和白菜，准备招待客人。

白家是外来户，在本村没有亲戚，连媳妇都是自带的，请客自然是简单得很了，拿白振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河南到陕西——两省，省了订媳妇的彩礼钱，又省了结婚吃喝排场钱。为了答谢村干部，白振中请了村长庆来和支书黑球以及小组长建成，还请了村上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连自己家人一共坐了两桌。酒席上，白振中说：我们白家是从河南逃难到咱们村的，咱村的乡亲收留了我们，让我们入了户，给大家添了麻烦。今天我借孩子结婚这个事情，敬各位领导和老人一杯，希望以后继续关照我们，我们也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多做贡献。村长庆来说：老白一家虽然是外来落户的，但人家日子过得不比谁差，地也不比谁种得少，日子还过得比较红火，这就对咧！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胜利，忆苦思甜啊，老白，比起过去要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白振中说：是的，感谢村长、感谢书记！黑球说：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要感谢我们。白振中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黑球说：这就对咧，说明老白觉悟还是挺高的嘛！两瓶西凤酒喝干了，几个人都有点儿醉了，白振中问：村长，你喝好了吗？庆来说：老白人实在，西凤酒也劲大，今几个喝好咧！白振中问：书记，你喝好了吗？黑球说：喝好咧，喝好咧！喝实在咧！白振中问：建成，你喝好了吗？建成醉醺醺地说：喝好咧，老白，你来陕西十年咧，也慢慢能说陕西话咧！白振中说：一会儿河南话，